

果园

© 华森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果园

◎ 华 森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果园 / 华森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6. 10

ISBN 7-5057-2256-5

I. 果... II. 华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4560 号

书名	果 园
著者	华 森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20×970 16 开本 22印张 336800 字
版次	2006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	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057-2256-5/I·606
定价	50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序

生的价值

人该怎样活着才有意思？对此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，也有不同的追求和做法。有的吃吃喝喝，有的拉拉扯扯，有的庸庸碌碌，有的浑浑噩噩，有的坑蒙拐骗，有的投机取巧，有的鸡鸣狗偷，有的强取豪夺，有的忙忙碌碌，也有的主张活着就要活个明白，活得有意义等等。本书作者就是持后一种主张的人。他追求活就要活得硬气、帅气，所谓硬气、帅气，说穿了就是要活个明白，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。作者学的是理工，工作后却一直干着“打擦边球”的事。先是科技杂志文字编辑，继之又是行业报科技版主编，直至去部委从事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制订等等。工作中使他最感缺憾的是文字修养太欠缺，致使工作中常有不尽人意之处，活得既不硬气，也不帅气。他暗自想着边工作边补课，却又苦于无暇顾及。于是，指望着退休后为之补补课。然而，等退休时，又遇上了始料不及之事。一直只想着能白头偕老，身体也比自己强的爱人突然病故了。为寄托哀思，他决心不等补课，即使献丑也要完成处女作《果园》一书之创作。

为完成《果园》的创作，作者付出了极大代价，克服了颇多艰辛与困难。由于过于悲哀，身体极度疲劳等诸多因素，创作中得了脑梗，记忆衰退，手脚行动不便，心里却仍想着创作，拒绝了医生住院的建议，继续坚持带病写作。等写出近一半时，不小心，电脑又发生乱码致使前功尽弃。健康人重写也许并不困难，但对年事已高，记忆严重衰退的老人而言，重写并不容易，何况，此时的作者连原本熟悉的字也都想不起来了，每写一句话都是困难重重。

《果园》一书内容广泛，寓意深长，褒贬分明，富于思想性和说服力，看之收益匪浅。小说虽侧重描写两代人为果园宝地之争的恩怨情仇，但实际涵盖主人公的一生，从京林与艾英的青梅竹马到戏剧般地重新相聚相恋，直至夫妻相濡以沫，度过一生，触角从农村到工厂，从地方到中央，直至几大知名医院，涉及甚广，适合且值得各类读者好好一读。

华森

2006年元月

目 录

第一章	2
第二章	40
第三章	57
第四章	77
第五章	141
第六章	193
第七章	205
第八章	250
第九章	271
第十章	328

在富饶秀丽的浙江省有一个小小的村庄，名叫尚和村，离乌疑县城不足二十华里。村前有一条清溪，常年流水潺潺，垂柳拂岸。每逢夏季，常有小儿光着屁股在溪中嬉水抓鱼。沿着清溪是连接相邻两县的一条公路，交通十分方便。村后有一口大池塘，池边果树林立，是大人们农闲垂钓的好去处。村两头地势稍高，原为荒凉的小山头，荒丘由此而得名。后经垦殖已是满畝的果林。每当春暖花开，村四周尽是桃红柳绿，把小小的村庄装扮得如仙境一般。

乌疑县改市后，这个村庄经拆迁，已融入乌疑市的蓝图之中，原貌不复存在。改造后的新颜也许更引人入胜，至少会变得更具有时代特色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尚和”村。

然而，这个村的过去并不崇尚和平，而是充满着矛盾与争斗。本书耐人寻味、发人深思的故事就从这个村的过去说起。

听老人们说，尚和村原本无人居住。说不清是哪个年代，从遥远的黄河边逃难来了母子三人。母亲叫付春蓝，两个儿子分别叫京福、京水。母亲见这块形似元宝的荒丘地势较高且无人居住，附近又有生活不可缺少的理想水源：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，并无水势汹涌的大江大河。被水灾淹怕了的老人颤颤巍巍地停住了脚步，用拐杖往荒丘一指，对京福、京水说：“咱们别再走了，我看那里不错。”于是，兄弟俩搀扶着母亲来到了荒丘，在较为平坦的中间地段找了一块合适位置，开始了建家立业的生活。

时隔数年后，黄河泛滥，正在外地打工的长子京盼千里寻母也来到了这里。不幸，母已去世。二弟京福和小弟京水也已分居，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家。京福、京水见大哥京盼在漫长的寻母途中已把打工挣来的钱花得所剩无几，谁也不愿收留。老大京盼只好自己单独生活。

随着一代一代人的繁衍生息，这里的人口不断增多，并形成了三个兄弟三个房的体系。到了本书主人公京林这一代时，已是有几十户人家、一二百口人组成的小村庄了。这就是尚和村的简单来历。

第一章

这个村的房屋建筑也体现了三兄弟的关系特色。老二京福、老三京水的住房是母亲在世时按照一家人的思想建造的,整体性强,便于安全防护。之后,各代新建房屋也都本着这一原则建造,一家紧挨一家互不分离,各家之间都有过道相通。夜间只要把供各家进出的大门紧闭,外人甬想入内,甚是安全。唯有老大京盼例外。主要原因倒不是老大来得晚,而是因为受老三的抵制,不许大哥挨着建房。

老三的霸道是从小养成的。父亲病故后,老大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,成年累月在外打工。老三因为自幼一直在母亲身边,自然受宠,所以从小就养成了“受苦受累是大哥,吃香喝辣是自己”的坏毛病。甚至,还把大哥当佣人,自己为少爷,打心眼里瞧不起大哥。老大看在眼里,心里自然不高兴,只是有母亲在不便管教,又念三弟年纪小,总是让着三分不予计较。母亲有时也说老三,无奈不痛不痒难改老三本性之陋习。想不到母亲一死,老三更不把大哥放在眼里了。老大只好自己边打工挣钱边设法单盖住房。就这样,尚和村便逐渐形成了多数房屋建筑相连,部分分离的格局。

凡事儿都有两面性。由于元宝形的中间平坦地段面积有限,向同一方向延伸的连接式建房总有到达尽头无法继续伸展的时候。到了京林的爸爸京大成这一代,这一问题日趋明显,另选宅基地已成了京福、京水两房后裔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件大事儿。相比之下,分散居住的京盼后裔在这方面却要自由得多,各家房前房后都有自家的空地或院子,不少还是勤劳忠厚的老祖宗亲手辛勤开发留下来的。

京林的爸爸京大成,长得五官端正,高个子、宽肩膀、高鼻梁,是老大的后裔。家门前就有一片由京大成亲手栽培而成的果园。透过果园不仅能看到小溪、

公路、绿油油的广阔农田，还可以极目眺望太阳从影影绰绰的远山徐徐升起的美景。

不知受遗传还是家教的影响，老三的后裔总跟京大成过不去，总把目光紧紧盯住京大成家门前的这片果园，千方百计要占有这片果园。为此，演绎了一幕幕明争暗斗的悲剧。而且，在不知不觉中延续到京林这一代，直接影响到京林的爱情、家庭和人生。

大约是京大成二十八岁的那年，父亲病故，兄弟分了家。京大成便接早已说定的口头承诺，正式过继给已经去世的父亲兄弟当儿子，与已成寡妇的老太太尹氏一起生活。

老三后裔中有个名叫京恬的，长着一双蟹目眼、鹰钩鼻、尖下巴、大腮帮子，个儿不高，心眼儿却不少。京恬最崇拜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吕布，婚后一心想生个谁也无法匹敌的吕布式儿子。为此，生下第一个儿子后起名京招布；生第二个儿子时正好是白皑皑的下雪天，特起名为京霰布。上学时，又去掉上面的“雨”字，只留下底下的英，更名为京英布，说无论是下雪天还是其他天气，这孩子都要成为称霸于天下的英雄。不曾想，第三胎还是一个男孩，连中三元真乃是美不胜收，故给第三子起名为京美布。

这一天，京恬见京大成真的过继给了尹氏当儿子，急忙把已经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子京招布、京英布、京美布叫到身边，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，要儿子依计而行。

京大成七岁拜师学艺当木工。此时，已是走南闯北、手艺超群的手艺人了。昔日打工挣钱养生母，如今打工挣钱养继母，一心想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。过继后的第三天，重新把家做了一番安顿后，告别继母尹氏踏上了闯荡之路。行至邻村正与朋友道别时，忽有人来报：家门前的果园宝地，京恬家正在挖坑筑坟。京大成听了不以为然，以为准是报信人哄骗逗自己玩儿的，故不予理会。朋友急了，说：“你瞧那报信人会是哄骗你的人吗？”京大成沿着朋友手指的方向一看，不禁自言自语地脱口而出：“怎么是他？”朋友赶紧催促道：“还不赶快回去看看。”京大成这才信了，正起身回家时，朋友又说：“你等等，我随你同去，万一有事好有个帮手。”京大成不让，边回答说：“你甭去了，等需要时再说。”边自己急匆匆赶回家去。等赶到家门口时，只见坟坑果然已开挖，一旁还有棺木存殓。京

大成以为是继母一时糊涂做的主，想赶紧回家问个明白。到了家，只见继母已经直挺挺躺在床上，大成伸手一摸，老人已经气绝身亡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使京大成怒不可遏，随手抄起一把家中的旧斧子冲出门外，大喝一声“住手！”并责令，“把坑填上！”

京恬仗着人多势众根本不把京大成放在眼里，既然干了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于是，京恬一边令其家人把守好，一边让雇佣人员接着干。京恬及其家人立即抄起锄头、扁担，齐刷刷地冲着京大成站着，个个怒目而视。京大成见了，气得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阻止施工。雇佣人员都是本村的，谁也不想得罪谁，见此情形也都停住了手脚一旁而视。京恬本以为只要摆出阵势就可以把对方吓倒，还料定京大成刚完成了过继手续，兄弟又都分了家，谁也不会出面相助，想趁京大成外出打工之机完成移坟占地计划；等既成事实后，即便日后京大成知道了，也已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这就是京恬打定的如意算盘。不料，正当实施占地计划时，京大成出而复归又予以阻拦。京恬见吓不倒对方，便伸手往口袋里掏出一块白布朝京大成面前一抖，说：“你看到了没有，这是尹老太太生前已按上指印的地契，老太太念我们一家对她百般照顾，生前就把这果园送给我们了，你有意见找你妈说去。”同时，又命令雇佣人员：“别站着，快干活儿！这是我家的果园，谁要想阻挠谁就拿命来。”

京大成明白，要是发火势必正中对方下怀，于是强压了怒火，镇静自若地朝京恬边走边说：“既然是我娘按了指印的地契，我倒要好好看看。”说罢，伸手就要拿那块白布。

这一下，京恬倒沉不住气了，赶忙收起白布说：“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这地契是老太太给的，你不识一丁拿它干什么？地契就是果园，你拿它分明是想毁掉地契，再过来就对你不客气啦！”见高自己半个身子的京大成手提斧子仍然朝自己走来，他边连连后撤边气急败坏地下令三个儿子：“先下手为强，上！”

京招布、京英布、京美布虽比京大成小一辈，年龄却差不了多少，正是目空一切、不知深浅之时，见父亲下令岂有不从之理。于是，京招布、京英布、京美布三个儿子立刻举起了手中的家伙一起冲上前去，朝京大成头上、身上乱砸乱砍。已在外闯荡多年的京大成虽不能与英雄豪侠相提并论，却也是有胆有识又有相当应变能力的男子汉。加上京大成长得身高力大，怎能把京恬一家放在眼里，见

对方动起了手，也立即举斧相还。就这样，京恬父子四人便与京大成打斗在一起。霎时间，铁碰铁、木砸铁，叮叮当当响成一片，扁担、锄头横飞。京恬父子手中的扁担、锄头飞了又捡，捡了又打，打了又飞，恨不能一扁担把京大成打倒在地，一锄头将京大成砸死。京大成见对手拿的都是长家伙，个个都真砸实砍往死里打，自己拿的是短家伙又被围困在当中，打久了对自己十分不利，必须速战速决才行。想到这里，趁面前有一人的长家伙磕飞之际，用眼角余光扫视了身后，发现身后两侧都是弱者：京恬及其三子京美布。京恬在右，京美布在左。于是，京大成便猛地往前虚晃一招，趁前面手握铁锄者被吓得急忙往后撤，而另一人正跑出圈外去捡家伙之际，又冷不防往后一撤向右急闪身，迅速来到京恬面前长家伙打不着、便于短兵器发挥作用的地方。此时本可以一斧子将京恬砍死，但京大成没有下此毒手，只用斧背往对方已经打出去的锄头柄上的手握部位一垫，说了一声“去你妈的先下手为强”，只见京恬痛得哇哇直叫，锄头随之撒手一掷，赶紧往后跑。一只血肉模糊、筋断骨折的手下垂着，随着整个身子的跑动一晃一晃地摆动着，让人看了觉得怪吓人的。京美布急忙用扁担劈头盖脸往京大成头上打来。京大成一不慌二不忙，眼看扁担飞快下落时只用斧子往上一磕，扁担立刻改变了方向，飞向空中打几个滚后落了地。京美布毕竟是书生，岁数又小，只可充数难能动真格，见此情形也撒腿跑开，见无人追赶才止步。京大成见剩下的两个儿子还想过来，忙用斧子一点道：“别过来，念你们都是子辈，我放你们一码。滚，赶紧滚开！”京招布、京英布俩兄弟见四人尚且打不过，又看到父亲身负重伤，已不敢嘴硬，只得慢慢放下家伙一边站着。

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就这样结束了。四周观斗的人中，同情京大成或为京大成捏着一把汗的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有的还为京大成的胜利投以得意或钦佩的目光。尤其是生母李氏，听说四个人打自己儿子一个人，急忙撂下正在缝补的衣服，气喘吁吁地赶往现场。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儿子，被人围困在当中打成了一锅粥。于是，又赶忙跑回家去找那三个儿子。只可惜从小就给人打工的长子京大功，伤病又犯正躺在床上；三子京大名从小体弱多病，叫也无用；四子京大就因为分家不公，还在生气，叫了几声不予理睬。急得老人家只得徒劳而返。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回现场时，见儿子已取得胜利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凡有人群的地方，人总有扬善与从恶两种。向着京恬父子者虽然寥寥无几，

却也有几个。这些人本来是为京恬父子呐喊助威来的。目的是为了有头霸做靠山,使自己成为二霸或次霸。不料京恬父子已成了败将残兵,于是,赶紧往人群之后躲闪,有的索性懒洋洋、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。京恬的几个雇佣人员也趁人不注意溜之大吉,已不知去向。

京恬父子也想溜,但京大成不答应,责令他们把坑填平,把棺木抬走,并要京恬说清为什么要加害继母。

京恬无可奈何,只好强忍着伤痛吩咐京招布、京英布、京美布一一照办。只是说起加害继母尹氏一事儿,不仅佯装震惊,而且连声叫屈,一再表示自己全然不知。

京大成确信即使不是京恬加害,也肯定与京恬一手策划的这场强行霸占果园有关。他只是苦于无人作证,自己又一时拿不出证据,面对京恬的死不承认也只好暂且罢休。

对京大成继母的去世,村里的人议论纷纷。有的说一定是岁数大了,见京恬在自己的家门前做坟,儿子又走了,连气带急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;也有人说是被京恬家害死的,否则不会这么凑巧;还有人说是老死的,与京恬占地只是一种巧合;甚至也有人放风说是被继子京大成自己害死的。对后一种说法,听者都直摇头。

只是地契之事儿谁也说不准到底是真的,还是京恬做了什么手脚,比起尹氏之死议论毕竟少多了。

然而,地契在京大成的心里却是沉甸甸的。头脑一向清醒的京大成明白,地契就是果园,地契与继母之死必然有关联。地契落在对方手里,意味着自己刚离开家里活儿还没有干,继母死了还要搭上门前这片果园。如此残酷的现实,他是决不能接受的。因此,当京恬朝自己亮出地契时,京大成就决心无论如何要拿回地契看个明白。这也是双方交手后,京大成之所以要奔京恬而去的主要动机。当京恬受伤只顾慌忙逃跑时,京大成手疾眼快,已从对方口袋中拿到了地契。回到家里,京大成先围着继母遗体反复察看,见两眼圆睁,嘴叉张着,像是窒息而亡。但见喉部并无被卡痕迹,嘴内也未见异物,又在家里仔仔细细看了又看,却怎么也找不到致死的证据。京大成这才坐下打开地契,检验继母的指印到底是真是假,他还走到继母遗体旁抓着指头一一对照。经检查证明确是继母右手食指之

印记后，他又仔细察看了食指印痕，发现食指虽经擦抹但在指纹内依稀可见残留着的印色痕迹，完全可以断定继母之死和契约有关，这是京恬一手策划占地阴谋的一幕悲剧。

接着，京大成又在村里做了一番明察暗访，一心想找出证据和证人后好讨个公道。无奈，就是无人提供线索和证据。这一下可真的让京大成犯难了。他心想，到底是真无人见证，还是怕得罪京恬无人敢出面作证？京大成明白，打官司打的是证据，单凭京恬一心想占有果园的动机和这份契约，继母的尸体能打赢官司吗？要打官司请谁写状子？打官司的钱如何解决？京大成更明白，在没有正义可言的社会，打官司证据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地位，是势力，是钱财。心想就眼前的证据，要是和自己一样无权无势的穷人家打官司也许行，和京恬打官司不仅不能赢，弄不好反而还要赔他一只手，把果园和继母留下的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屋赔给他还不够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叹息：“穷人打官司真难呐！不如忍为上不打的好。”京大成虽然这么想，却又不甘心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稀里糊涂了结了。任凭进入法院的门票多么昂贵，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，成天东奔西跑，一面找人替自己辨认契约到底写些什么，一面忙着筹措银子、找人写状子，准备与京恬打官司。

再说京恬父子吃了败仗回家后，一家人如何忙着替京恬医治打伤的那只手且不说，单说京恬包扎好伤口后怒视着三个儿子问：“你们有谁知道京大成为什么出而复归，到底是谁给他报的信？”

京招布、京英布、京美布兄弟三人面面相觑，都说“不清楚”。

京恬说：“他这一回马枪，打破了我的整个占地计划且不说，还伤了我的一只手，尤其是暴露了尹氏之死的马脚，接下去可能还有一场官司要打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这是一场人命关天的官司，打赢自然没有什么，要是打输了那是死罪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接下去自己该怎么做吗？”

小儿子京美布心思最重也最狠毒，抢先说：“查清帮京大成的告密者，灭了京大成，先杀了敢和我们作对的告密者。”

老二京英布说：“等着京大成告我们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，告他杀害继母后企图潜逃，被我们发现抓回时，还打伤了父亲的一只手。两罪并罚，不死也差不多。要是京大成拿出地契，告我们为了占他的果园而害死了他的继母。我们就

说果园赠给我们，是尹氏生前早就说定的，地契就是见证。果园宝地也就拿过来了。父亲，你看如何？”

京恬并没有立即表态，而是转眼看着长子京招布说：“你的两个弟弟都说了，你作为兄长怎么看？”

京招布生性忠厚，他压根儿就不想主动向京大成挑起纠纷，事后也不愿再掀波浪，最好是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各自都平平安安过日子。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不敢这么说，生怕说了心里话会遭受父亲责骂，还要惹父亲生气。既然父亲问自己，他只好违心地说：“二弟、三弟都说了，我没有更多的想法，一切听从父亲安排就是了。”

京恬清了清嗓子后吩咐三个儿子：“从今往后，你们三兄弟做一份工：农活儿由招布负责，英布、美布就别管了。打官司的事儿由老二牵头，要抓紧准备争取主动，千万别等人家告我们。这个案子涉及人命，该打点的不要舍不得花钱，出手大方才能让人替我们卖大力、卖良心。如今的社会，打官司打的不是理，不是事实，打的是钱，是权。那么多吃官司饭的人，都想着自己发财，凭什么？就凭可以昧着良心说话的一张左右输赢和生死的嘴。要让他们判我们赢，就得给他们张开口的钱囊里装钱，装大把大把的钱。京大成能凑足人门票的钱就算他有本事，只要该打点的都打点到了，赢家只能属于我们。只要我们成了赢家，我们给吃官司饭者打点的钱财就可以从京大成身上找回来，该死的是他京大成，那果园自然是我们的啦。”接着，又面对三儿子说：“美布负责调查向京大成告密的人到底是谁，限三日内查出结果告诉我，如何做掉告密者，到时听我吩咐。听清了吗？”

于是，京招布、京英布、京美布三兄弟便领命而去，分头行动。

正当京大成为澄清案情、提出起诉而绞尽脑汁、四处奔走时，忽然来了几名警察要以谋杀继母罪将其拘捕归案。任凭京大成一再说明事情真相并再三喊冤，却无济于事，不由分说还是被关押了起来，使京大成蒙冤又受屈。最终，虽因无人出面作证而释放，但并未说明是无罪释放还是暂时释放，使京大成依然蒙受着不白之冤。
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？话要从京英布领命后正准备打点关节，告发京大成害死继母说起。京英布虽然身体气力方面不如兄长京招布，心狠手辣方面又不及小弟京美布，但他能言善辩，又善于欺骗和具有相当强的活动能力，这方面是

京英布不及的。故此，京恬曾自傲地声称：“只要有英布、美布联手，谁要敢与我作对，就可以叫他求死不得、求活不能，即便是整个村也可以搅它个天翻地覆、鸡犬不宁。美布说，我一人跺跺脚就能让大地抖三抖。我说，你也别太狂，英布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能力不比你差，资格比你更老，联手左右大局岂不比单干更可畏。”由于父亲京恬心里有英布，京恬家的亲戚朋友中，可以不熟识老大京招布，却没有不熟识京英布的。京英布先找了一位在警察局当差的亲戚蔡成哲，说了自己父亲被人打伤的经过，说：“前两天，家父准备下地干活儿，从京大成门前走过时，发现京大成不声不响抓住继母的衣领恶狠狠地往床上摔，家父一愣，侧身躲在门外看个究竟，心想老太太为何如此一声不吭地任人摔打？但见京大成没等继母缓过气儿来，又一把将继母从床上提起，然后又重重地向床上摔了下去，家父这才明白，尹老太太连摔带气直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儿出不了声呐。老太太毕竟六十多了，哪儿经得起身高马大的儿子一次紧接一次地摔打？不多时，只见老太太一动不动地直挺挺躺倒在床上，家父这才明白人已经被活活地折磨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京英布有意装作悲伤难忍的样子，慢慢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擦抹眼泪和鼻涕。

蔡成哲急不可耐地问：“姨父又怎样被打伤的呢？”

京英布说：“尹老太太和我们家的交情向来不错，京大成没有正式过继前，成年累月照料老太太的就是我们一家。为此，尹老太太对我们一家十分感激，出于感谢之心，就在京大成正式过继的前一天，尹老太太主动把她家门前的那片果园送给了我们，为防日后生事儿，还特意立了契约文书。”

“契约带来了么？”蔡成哲问。

“别急，等我慢慢跟你说。”京英布说，“家父见京大成害死了尹老太太后，心里焦急却不知如何办才好，正举棋不定之时，发现京大成挑起一副出外做工的行装匆匆往外跑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是预谋好的行动。此时，家父也管不得许多了，不顾一切地前去阻拦京大成谋害继母后外逃的不法行动。怎知，穷凶极恶的京大成不仅不听劝告主动投案自首，反而把家父的一只手打成重伤，又闯入我们家中抢走了地契。”

“明白了，凶手是为了地契才对继母下毒手的。”蔡成哲自以为是地断言道。

在场的警察一听都火了，没等京英布说出准备起诉的想法，便立即表示：

“这还了得，凶手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在家呢，我们能让他走吗？”

就这样，来了几名警察把京大成五花大绑抓了去。京大成被捕后，警察一审问，发现京大成说的与京美布说的恰恰相反，本该立即查证核实，看在蔡成哲的分上，决定佯装糊涂先将京大成关上一段时间后再说，反正是个农民，关上半年载料也无妨。怎知，京大成朋友多，姓京祠堂的头面人物京继业就是他的莫逆之交。事情很快捅到了局长那里，局长责令迅速做出查证处理。不查尚可打马虎眼儿，一经查证真相大白就再也无法护住案子了，只好以无人出面作证为由暂且释放京大成。

京大成获释后，发现村里最要好的朋友京子杰被害了。

京子杰与京大成一样，是个不喜欢娶妻、情愿独来独往的单身汉。所不同的是，京子杰五岁那年父母先后离开了人世，从小受的苦比京大成还要多。在京大成外出做工的前一天就发起了高烧，卧床不起。因此，京大成与京恬父子大动干戈时，京恬曾担心京子杰会出面帮京大成的事儿并没有发生，以至到最后也未见其露面。正因如此，京美布早已料定准是京子杰给京大成送的信，不出面帮京大成是做贼心虚为避嫌而已。京美布有个划分敌我的准则：敌人的朋友，就是自己的敌人。他容不下敌人，也难容敌人的朋友过好日子。因此，当父亲京恬下令要查出通风报信者时，虽然京子杰是自己的堂兄，京美布仍然打定了主意要找准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将京子杰除掉。京大成被捕的第三天傍晚，天又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，病刚有好转的京子杰料定这雨是下定了。已几天没有出门干活儿的京子杰，担心自己仅有的半亩地上的水稻被雨水浸泡后会开始长芽，便咬咬牙披上一件破蓑衣，光着一双脚，扛上一把锄头，拖着沉重的步伐强忍着出了门儿。近两天一直在注视着京子杰动静的京美布发现后，随即从家中抄起一把铁锹，带上雨伞朝京子杰前往的方向悄悄跟进。当两人一前一后来到离村半里地的池塘边时，京美布举起铁锹往京子杰头顶砸去。眼看不设防的京子杰被砸晕，身子往下倒时，京美布又举起铁锹横着将对方身子往池塘方向一拍，京子杰便倒入池中成了屈死的鬼。当有人发现京子杰的尸体后虽也报了案，只可惜无人过问。在那种社会里，死个把农民就像死条狗死只猫似的算什么呢。

其实向京大成报信的真不是京子杰,是京招布的长子京芳芳。这怎么可能呢?凡事总有因,事情要从京恬准备实施占地计划的前一天晚上说起。这一天,当京恬得知京大成第二天要出远门的消息后,觉得机会已到心中暗喜,随即召集京招布、京英布、京美布三个儿子交代了占地计划的实施步骤和具体分工。同时,又授意晚饭加菜好好吃一顿。别看京恬家富有,但与本村大富相比则要差得多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,京恬对一家大小也挺抠门儿的,日常吃的尽是青菜淡饭,孩子想吃点肉都不容易。听说晚上要加菜,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了,尤其是成天想吃肉的孩子。京芳芳就是其中之一。京芳芳十二岁,正好是好吃长身体的时候,听管家说要去集市买肉,他便自告奋勇领命买肉。吃晚饭时可热闹了,大人们还没有到齐,十几个孩子却已早早来到了饭桌旁,一个劲儿地等着上菜。菜上齐后,孩子们都各自看好了自己爱吃的菜,找准位置准备抢先坐下。其中,看上那一大盆红烧肉的孩子最多,纷纷拥挤着站在一旁,京芳芳力气大,自然站的位置最有利。等一家大小尽数到齐后,开饭令刚下,孩子们便争先恐后抢好位置坐下,拿起筷子拼命夹自己爱吃的菜,往自己的饭碗里装。这一大家近二十口人分两桌用饭:大人们为一桌,便于边吃饭边说说话儿,商量点事儿什么的;孩子们为一桌。平日用饭时,虽然大人们都要求孩子不要争食抢吃,尤其要求大的要让着小的,但因私下里父母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亏,往往表里不一,教的是“该抢的抢、该争的争”这一套,所以争食抢菜之事司空见惯、不足为怪。但这一顿晚饭不同,孩子们争抢自己爱吃的菜异常激烈,以至连父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,纷纷走过去关照自己的孩子。京美布的孩子阿虎最小,一直哭闹着要把那一大盆红烧肉放到自己前面,不让别人吃,以至阿虎的母亲刁笑泉不得不走过去抱着孩子吃。刁笑泉抱起孩子后就把那盆红烧肉拿到了自己孩子的跟前,其他爱吃肉的孩子虽然不乐意却也都忍了,吃时纷纷站起来伸长胳膊去夹,个儿矮够不着的索性拿着碗筷跑过去夹。京美布的孩子阿虎急了,索性在那盆肉内吐上自己的口沫,以阻止别人吃。这一下爱吃肉的孩子们急了,尤其是京芳芳,伸手就给阿虎一掌,打得阿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刁笑泉也不含糊,伸手也给了京芳芳一个巴掌。口中还厉声训斥着说:“你都大人了,怎么能给这么小的弟弟下死手?我们的话儿你可以听不进去,难道爷爷的话你也不听?你爹妈是怎么教育你的?”刁笑泉打了芳芳,京招布夫妻心里已然不舒服,她又在嘴上占便宜,夫妻俩更沉不住气了,京

招布随即站了起来气呼呼想要过来打自己的儿子。妻子何梦娣赶紧一把拽住丈夫说：“你别生气，我去。”何梦娣赶紧过来拉着儿子京芳芳的手说：“阿虎还小，不懂事儿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”

京芳芳再也忍不住了，立即反驳道：“那她为什么可以打我？”其实，何梦娣心里也同样在这么责备弟媳，嘴上却对自己儿子说：“婶婶也是为了教育你嘛，谁叫你不听我们的话儿呢？”

“教育我们可以说嘛，打人就是不对！”京芳芳执拗着争辩说。不料，爷爷京恬火了，怒斥京芳芳道：“你先打了小弟弟还有理啦！”

“先下手为强，这是你教我们这样做的。”正生着气的京芳芳轻轻地嘟囔了一句。

“哎哟，你这孩子真是无法无天了，竟敢说打小弟弟是爷爷教的。”刁笑泉又大声冲京恬激了一句。

其实京恬也隐约听到了孙子的气话，本想装作没听见训斥过孙子也就算了。经刁笑泉当众这么一挑，京恬的脸上挂不住了，心想近二十口的大家庭，如果孙子也敢顶嘴那还了得。于是，一气之下将自己拿在手中的饭碗往地上当众“啪”地一摔，骂道：“混账！这话竟敢用在自家人身上？‘对内要和，对外要狠’的话为什么不听？如此不听话的小孽种是怎么教出来的？”

京招布见父亲动怒，慌忙跑了过去结结实实地打了京芳芳一记耳光，再打时被妻子何梦娣用身子挡了一下，没打着儿子，却打到了妻子的身上了。京招布推开妻子还想再教训儿子，何梦娣不顾一切地护着儿子，要京芳芳赶紧往自己的卧室跑。

京恬的妻子见孙子两次挨打也心疼，赶紧劝丈夫别生气，拉着丈夫坐下。同时，又吩咐下人再给老爷盛碗饭来。

京恬的勃然大怒多半也是装样子的，毕竟那是自家的孙子，他对别人心狠手辣毫不留情，对自家人则是嘴狠心不狠，从来是两个标准、内外有别。这是邪恶势力为了保持强势、实施强权、推行单边的需要。妻子对此自然心里有数。京恬见妻子劝自己，也就顺坡下了台阶，只佯装余怒未消却不再吭声了。

京招布重新回到饭桌上后，顺势看了一眼父亲，见父亲不吭声，自己也随手端起饭碗装作要吃饭的没事人样子，其实他哪儿吃得下哟！想起父亲事事处处